



古刹 潜影

李 继 伦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古刹潜影

李继伦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82年·沈阳



古 刹 潜 影

李 继 伦

*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大连印刷一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9% 插页：2

字数：191,000 印数：1—99,000
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58·643 定价：0.70元

第一章

令人恐怖的乌云，密密层层，翻滚着，奔突着，急骤地压过来，压下来。

一阵来势凶猛的狂风，尖厉地呼啸着，在草原上奔驰，滴溜溜地乱转，惹得青草发出了一片片嚣闹声。这狂风，从乌黑的雨云里刮来，卷起滚滚的灰尘，挟起干草沫子和破乱的羽毛，带着骤雨欲来的味道和干蒿蒿的土腥气。空气仿佛混浊了，朦胧了，越来越黯淡。

在远方和地平线中间，不时地出现闪电的亮光。从那里，从那黑云拥挤、堆砌的地方，不间断地传来“轰隆隆……”、“轰隆隆……”沉闷得近乎沉重的雷声。

一群乌鸦，惊恐惶乱，“嘎嘎”地噪叫，不知所措地瞎飞，有的顺着风向打旋儿，有的落在瑟瑟抖动的衰草丛里。

这是一九三八年夏季的额吉涛娅大草原。

一年前——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“芦沟桥事变”。魔鬼象乌云似的降临，象旋风似的回旋。被称为“德王”的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，迎降日寇，把魔鬼当作胜利者来接待，至使塞外城镇相继沦陷，大片的、鲜花盛开的蒙古草原横遭铁蹄践踏。侵略军和伪蒙军气焰万丈，到处横行无忌，他们扬言烧光、杀光、抢光，让凡是持有武

器的抵抗者死于锐利的武器之下。住在这些地方的人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自己都不知道明天醒来是否戴上了镣铐？脖子上会不会给人捅上一刀？屋顶是否着了火？一种突然的恐怖，就象从天上落下来的一样，仿佛羊群听见了恶狼的嗥叫，由封建王公掌管的各个蒙旗，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。

国民党惊惶失措，采取了不抵抗政策。他们的正规军，还没有看见日寇的影子便大踏步后退，在自己的国土上到处逃亡；他们的“保安队”，往返于沦陷区和抗日区的中间地带，名为“打游击”，实则是蹂躏地方，祸害草原。

多少城镇被焚烧！多少布鲁格^①被摧毁！灾难的烟雾，已经逐渐地向这个草原腹地卷来了！美丽丰腴的额吉涛娅大草原，靠谁来拯救呢？听说，中国共产党为了积极准备抗击日寇的进犯，在蒙古草原设立了工作委员会，八路军警备骑兵进入了蒙古草原，建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，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，还准备在乌兰山建立抗日的游击根据地呢！

面临灾难的草原呵，风暴前夕的草原！翻滚的乌云压在头顶，这是密布的战云么？轰隆的雷声响在远处，那是抗争的炮声么？

萨仁其其格骑着一匹白马，挥动着鞭儿，围赶着羊群，往额吉哈达山下的布鲁格走去。

咩咩直叫的羊群，每天都要归栏；就是那鼓噪的昏鸦，也绕树三匝之后，落到巢里。可是，心上的人儿，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呢？

越是乌云沉沉、阴风骤起的天气，越是兵慌马乱、灾难

① 布鲁格：蒙语，牧区的村子。

频临的日子，越是想念那曾经搭救过她生命的小伙子。呵，小伙子，那位不肯留下姓名的小伙子，你到底在哪里呢？萨仁其其格情不自禁，唱起了思念之歌：

走着的时候把你想念啊，阿哈^①，
你为什么不把家乡回？
十色的珍珠五光的玛瑙啊，阿哈，
都没有你的双眼明媚！

坐着的时候把你想念啊，阿哈，
你为什么不把家乡回？
山上的牡丹水里的莲花啊，阿哈，
都没有你的笑脸俊美！

傍晚的时光该有多么好呢，阿哈，
想起长夜我就满怀忧虑。
亲爱的心尖尖阿哈你哟，
你在哪里，在哪里，快告诉妹妹！

黎明的时光该有多么美呢，阿哈，
想起梦境我就伤心落泪。
亲爱的心尖尖阿哈你哟，
你在哪里，在哪里，快告诉妹妹！

① 阿哈：蒙语，哥哥。

歌声哀婉深情，如泣如诉。

令人恐怖的乌云，好象停止了奔涌；凄惨的阴风，也似乎暂住了吹刮；乌鸦不飞、不叫啦；羊儿低垂着头，互相堆挤着，缓缓地蠕动，沉闷地往前走……

突然，“砰！”“砰砰！”“砰砰砰！”……一阵急促、零乱的枪响，打断了萨仁其其格的思念之歌。

清脆的枪声，惊动了落在草丛里的乌鸦，扑拉拉，扑拉拉，它们慌飞乱旋，发出了“嘎嘎”的惊叫声。

急促的枪声，惊动了羊群。那只机灵的黑色头羊，蓦地站住，惊恐四顾，而后倏然地长叫了一声：“咩——”

随着黑色头羊颤抖的哀叫声，群羊全都惊恐地叫了起来：“咩——”“咩咩——”……就象听见了恶狼地嗥叫似的，羊群乱作一团。

萨仁其其格也吃了一惊！顺着枪声看去，只见从额吉哈达山的“巴仁苏达板”^①那里，箭也似地窜出来一匹白马。在阴沉、昏暗的天气里，那白马象一道银亮的闪电，朝着她这边奔驰而来！马上，一个牧民打扮的人，一边挥着驳壳枪，沉稳地向后射击，一边纵马飞驰！……

突然，“砰砰砰！……”后边射来的一排枪弹，打中了那个骑着白马的人。他晃了晃身子，差点儿滚下鞍镫！然而，高明的骑者，把两腿用力一夹，趁着白马仰脖扬鬃之时，就势伏在马背上……

白马驮着受了伤的主人，仍在闪电般地奔驰！……在离萨仁其其格不远的地方，那个被枪弹打中的人，显然是因为

^① 巴仁苏达板：蒙语，巴仁苏为右，达板为山口。

受伤昏迷，失去了知觉，一咕碌，从马背上掉了下来！

那白马，真是一匹好马，它似乎觉得背上发轻，立刻前蹄腾起，停止了奔驰；它在主人身旁，绕来绕去，用鼻子喷着热气，用舌头舔着人脸，“啾啾”地嘶鸣，呼唤着主人。

昏迷的主人，躺在草地上，虽然象死了似的，但手里仍是紧紧地攥着那支驳壳枪。

后面的枪声，越来越紧，越来越近……

白马焦急地围着主人转悠，用前蹄刨着地，哀痛地“啾啾”长嘶！

不管怎么说，救人要紧！萨仁其其格提缰催马，迅速奔到那个受伤人跟前。她飞身下马，把昏昏沉沉的受伤人抱起来，几步就跑到羊群里。她打了一声呼哨，羊群驯服地停下来，就地围挤在一起，把那个昏迷的受伤人，紧紧地“围”在中间。

枪声越来越紧，越来越近，夹杂着乱沓沓的马蹄声……

羊群尽管隐蔽了受伤人，但在这片没有遮挡的草原上，追捕者四下里眺望之后，立刻就会发现破绽，怀疑羊群。救人应该救到底！可是，怎么办呢？

翻滚的乌云，在急骤地拥挤、堆砌，压过来，压下来。

一道可怕的闪电，把四周照得青虚虚的；“轰隆隆”的闷雷声，沉重地响着。

羊群惊恐地叫喊着，愈发往一块儿堆挤。

从巴仁苏达板那里，闪出了一彪人马，他们开着枪，呼嚎地喊叫着，朝萨仁其其格这边奔来！

情况万分紧急，紧急万分！怎么办，怎么办呢？

聪明的萨仁其其格，急中生智。她迅速地把那只黑色头羊抓起来，横搁在自己那匹白马的鞍子上，而后，用皮绳迅速地捆绑结实。这样一来，离老远一看，就好象一个“人”，趴在马背上。萨仁其其格拍了拍自己那匹白马的鼻梁，用马鞭指了指前面的方向，而后，朝马股狠狠地抽了一鞭！

萨仁其其格的白马，早已驯了出来。它似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，“咳——”地嘶鸣了一声，朝着主人指的方向，驮着那只黑羊，撒开四蹄，闪电般地奔驰而去！……

萨仁其其格看见自己的白马远去啦，便跑到受伤人的白马跟前，猛地拉住了缰绳……

她还没有来得及上马，一群如狼似虎的追兵，已经象旋风似的，奔到了跟前！

这是魔鬼的助手——一群伪蒙军。为首的名叫旺钦，是日寇黑田中佐的一个心腹参事。在旺钦的指挥下，这群追兵把萨仁其其格团团地围了起来。

萨仁其其格看那旺钦，尖头上顶着一个日本鬼子的“战斗帽”，浑身干瘦得象一条蛇，枯槁的刀条脸上，斜楞着一双可怕的三角眼睛。他审慎地看了看萨仁其其格，厉声问道：“喂！放羊的丫头，看见一个骑马的共党了吗？”

“骑马的共党？”萨仁其其格不慌不忙，佯装想了想，“噢，好象有个骑马的人，往那边跑啦！”

她说着，用马鞭指了指自己那匹白马跑去的方向。

钦旺骑在马上，手搭凉棚，朝萨仁其其格所指的方向，眺望了一会儿。大概是看见了那匹奔跑的白马吧，他挥了挥手里的驳壳枪，往那个方向一指，严厉而又急促地命令：



“给我追！”

魔鬼的助手们提缰刺马，呼喊着，怪叫着，狂奔而去。马后，腾起了一溜溜干蒿蒿的烟尘。

望着匪兵们跑远、跑得没影儿啦，萨仁其其格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悬空着的心，象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她刚要奔往羊群之中，去搭救那个受伤的“共党”，猛听得背后传来了贼声贼气的调笑声：

“嘻，美丽的呼很^①，让阿哈我搂一搂、亲一亲吧！呼很……”

萨仁其其格吃了一惊！她回头一看，见一个穿戴得很体面、长得很俊俏的青年男子，跳下他坐骑的一匹胡花马，嘻皮笑脸，但却是趑趄趑趄地向她走来。

萨仁其其格觉得这个人挺面熟，好象在哪里见过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。她往后退了一步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！”

“你问我是谁么，天仙似的呼很，让我告诉你，告诉你，乖乖……”那俊俏的男子嘻皮笑脸，轻佻地说，“我是宝当腾格尔王爷的‘苏木章京’^②，顶顶有名的白音扎布。怎么，不认识么，乖乖？……我不是你心上的阿哈么？……嘻，对啦，你问我要干什么。我告诉你：白音扎布要亲亲鲜嫩的呼很……”

白音扎布一边说，一边讪笑着，趑趄趑趄地扑了过来。

① 呼很：蒙语，姑娘。

② 苏木章京：蒙旗下设“佐”，或称“箭”，蒙语为“苏木”；每佐设“佐领”，或称“箭长”，蒙语为“苏木章京”。

他喝多了酒，高兴得有些发狂。他自持是王爷治下的“苏木章京”，且又武艺高强，在这空旷的草地上，玩一个呼很岂不犹如探囊取物？不计一切的情欲，又使他放开色胆，其势如饿虎吞羊！

但是，萨仁其其格也不是好惹的。她见白音扎布张牙舞爪地朝她扑来，顺势往旁边一闪，一个扫堂腿，紧跟着扬起手掌，“啪”地朝白音扎布的后肩上一推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把个苏木章京摔了个狗吃屎！

看着他那副狼狈相，萨仁其其格双手插腰，象男子汉一般，豪爽地哈哈大笑起来。

白音扎布没想到这个呼很还有一手，竟吃了她的亏。听了萨仁其其格嘲弄的笑声，他猛地想起了头些日子发生的一件事。顿时，他的酒醒了许多！他翻身挺起，跃到萨仁其其格对面，两只眼睛象狼一样，闪着凶狠的光，直盯盯地瞅着萨仁其其格！

“太象她啦！太象她啦！难道她，就是那个‘侠女’？……”

白音扎布这样想着，往事象闪电一样，掠过他的脑际

为了保护世袭领地，宝当腾格尔王爷决定征集马匹、丁壮，成立骑兵大队。

头些日子，白音扎布奉了宝当腾格尔王爷的谕旨，率领着“好顺其力克”^①，到治下的布鲁格去抢马、拉丁。当他

① 好顺其力克：蒙语，旗兵。

们赶着几十匹马，押着几十个穷阿日特^①，往豪莱镇的王爷府走的时候，半路上突然遇到了一场暴雨！

那正是傍晚时分，天空阴沉、黑暗。白音扎布的亲兵得格德尔，和一伙好顺其力克，赶着马群；亲兵斯沁巴图和一伙好顺其力克，押着穷阿日特。大雨浇得他们晕头转向，阿日特们愤怨，群马乱叫乱蹦，前进不得。

透过茫茫雨幕，白音扎布看见前边不远的地方，恍恍惚惚，迷迷蒙蒙，有一片树林。树林里似乎有一座破旧的古庙，便下令：到树林里避避雨。

到了树林，雨更大啦！白音扎布不甘心挨浇，便带着亲兵得格德尔和斯沁巴图，急忙奔进古庙。

被战火摧毁的古庙，残墙断壁，荒草丛生。只有堂上佛座处，因有残存的瓦木遮掩，未被雨淋，显得干爽一些。白音扎布顾不了许多，慌忙中牵马直奔堂上，心想：佛爷呀，让我们避一避吧！

就在白音扎布他们慌乱未定的时候，“哧哧”一道亮闪，仿佛带着燃烧的火光，劈了下来；紧跟着，便是“咔嚓”一声响雷，好象在头顶上爆炸！白音扎布以为冒犯了佛爷，急忙朝着残破的佛座下跪。他刚要磕头，只听得佛座上传来一声“咳咳”的马嘶，一匹白马，象影子似的“飏”地从头顶上跃下来！白音扎布大吃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只见白马驮着一个英俊的呼很，那呼很挥着雪亮的腰刀，冲出了古庙，冲进了雨幕……

白音扎布和两个亲兵，以为佛爷显圣，正在惊魂未定之

^① 阿日特：蒙语，老百姓。

际，从树林里传来了喊叫声：

“侠女来啦！”

“侠女来救咱们啦！”

“佛爷派侠女来啦！”

“快跑，咱们快跑哇！”

“……”

乱乱哄哄的喊叫声里，夹杂着马的嘶鸣声和混乱的马蹄声……

白音扎布站起身，往树林里一看，只见在白茫茫的雨幕里，那本来被捆绑成串的穷阿日特，已经四下里散开，有的抓马，有的骑马，纷纷逃走！

“不好！”白音扎布喝道，“赶快给我拦马，截人！”

翻身上马，白音扎布和得格德尔、斯沁巴图，冲出古庙，奔进树林。

哪里还有抢来的马匹？哪里还有抓来的穷阿日特？——全都四下里逃跑啦！只有一伙好顺其力克，惊恐惶惑地跪在泥泞的草地上、树根下，有的双手合十，有的连连磕头，有的大声祈祷：“侠女呀！佛爷派来的侠女呀！饶命，饶命啊！侠女呀……”

“什么侠女！”白音扎布怒喝，用马鞭抽打着“好顺其力克”，“快给我拦马，截人去！”

好顺其力克一个个吓得浑身发软，象被人剔去了骨头似的，任白音扎布喝骂鞭笞，就是起不来；其实，即使起来，又到哪里去拦、去截呢？

雨停啦。白音扎布看见，泥泞的草地上，散乱地抛撒着

一节股、一节股粗粗的绳索，那是捆绑穷阿日特的呀！已经被锋利的腰刀割断，割得一节股、一节股的！

“难道真是‘侠女’？难道真是佛爷派来的‘侠女’？……”白音扎布浑身发冷，禁不住打了个冷战。但他认真地想过之后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愤愤地吼道：“屁！什么‘侠女’！很可能是一个到破庙里避雨的呼很！他妈的，‘侠女’，我一定要抓住你！抓住你！……”

盯着萨仁其其格，白音扎布又想起了那个“侠女”。可是，误了王爷的谕旨，他遭到了宝当腾格尔的责骂——这倒是小事；严重的是倘若失宠于王爷，那皇军交给的差使，将怎样完成呢？大日本皇军的黑田中佐，通过旺钦参事，命令白音扎布，千方百计得宠于王爷，以便抓住实权，控制宝当腾格尔。今天，他又秘密地被皇军召去，先是为了“路遇侠女”的事情，被黑田训斥了一顿，继而又布置他……。

“哼，‘侠女’，你差点儿坏了我的大事！”白音扎布这样想着，冲着萨仁其其格，恶狠狠地喝道：

“你是谁，嗯？破庙里的侠女，是不是你？快说！”

萨仁其其格轻蔑地笑了笑，用嘲弄的口气说：

“苏木章京，我倒听过‘侠女’的传说，那是‘达古沁’^①唱的好来宝。怎么，你难道就是故事里，被‘侠女’吓得屁滚尿流的那位英雄好汉么？”

“你他妈的真大胆，敢开白音扎布老爷的玩笑，哼！我要用手，把你捏成肉酱！”白音扎布恼羞成怒，恶狼般地扑

^① 达古沁：蒙语，唱好来宝的艺人。

向萨仁其其格。

就在这一刹那间，“砰！”地响了一枪，白音扎布那顶漂亮的礼帽，被打掉啦！

白音扎布吃了一惊，立刻吓醒啦！他知道不好，便习惯地朝腰间摸去。真凑巧，因为今天被皇军秘密召见，他为了掩人耳目，化装成会朋友的样子，并且故意把枪留在家里。此刻，他哪里摸得出枪来呢？白音扎布的鼻子尖，“刷”地一下子，沁出了一堆细碎的冷汗！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狡兔能脱迷魂套”，他连帽子也没顾得拣，急忙奔到胡花马前，纫镫上马，狠命地用双脚一磕马肚，那胡花马象受了惊似的，驮着白音扎布，一溜烟跑走了！……

这“砰”的一枪，使萨仁其其格也吃了一惊！她惊奇地朝羊群里看去……

枪，是那个受伤的“共党”打的。他从昏迷中醒来，听见白音扎布要玩弄这个放羊的呼很，便挣扎着趴起来，举起了驳壳枪；当白音扎布狠命地扑向萨仁其其格的时候，他扣响了扳机。然而，因为伤势过重，手发颤，让白音扎布拣了一条命！

受伤的“共党”，拎着驳壳枪，挣扎着在羊群里站了起来。他冲着萨仁其其格，高兴地喊了一声：“额和其，者者！①……”

但是，不知怎的，身子一晃，又昏倒啦！

萨仁其其格急忙奔进羊群。她半跪在地上，把受伤的“共党”抱进怀里，又把昏迷者的头，放在她的肘弯里……

① 额和其，者者：蒙语，姐姐。